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春秋闕疑卷二十七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千六百七十六 經部

春秋闕疑卷二十七

元 鄭玉 撰

十有三年春晉侯使郤錡來乞師

十一年秦晉為成將會于令狐晉侯先至焉秦伯不肯涉河次于王城使史顆盟晉侯于河東郤犨盟秦伯于河西范文子曰是盟也何益齊盟所以質信會所信之始也始之不從其何質乎秦伯歸而背晉成至是晉侯使郤錡來乞師將事不敬孟獻子曰郤氏

其亡乎禮身之幹也敬身之基也郤子無基且先君之嗣卿也受命以求師將社稷是衛而惰棄君命也不亡何為　穀梁氏曰乞重辭也高氏曰自齊桓以來霸者征伐召兵諸侯葢以是為王者事故與天下公之至于晉景始使士燮來聘以濟伐郯之役厲公承之始乞師霸體貶矣胡氏曰聖人作春秋無不重內而輕外至于乞師則內外同辭者葢皆有報怨復讐貪得之心是以如此若夫誅亂臣討賊子請于天

王以大義驅之誰不拱手以聽命何至于乞哉噫此

聖人所以垂戒後世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者矣師

氏曰九年秦嘗與白狄伐晉今晉欲伐秦以報之將

糾合諸侯以同其力慮諸侯有厭心而未必遣師故

使郤錡卑辭盡禮以乞為言不憚自屈而未可必之

意也陳氏曰外乞師不書必盟主也而後書乞卑辭

也見晉之無以令與國矣

三月公如京師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齊侯宋公

衛侯鄭伯曹伯邾人滕人伐秦

三月公如京師公及諸侯朝王遂從劉康公成肅公會晉侯伐秦成子受脤于社不敬劉子曰吾聞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是故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勤禮莫如致敬盡力莫如敦篤敬在養神篤在守業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膰戎有受脤神之大節也今成子惰棄其命矣其不

反乎夏四月戊午晉侯使呂相絶秦曰昔逮我獻公
及穆公相好戮力同心申之以盟誓重之以婚姻天
禍晉國文公如齊惠公如秦無禄獻公即世穆公不
忘舊德俾我惠公用能奉祀于晉又不能成大勲而
為韓之師亦悔于厥心用集我文公是穆之成也文
公躬擐甲冑跋履山川踰越險阻征東之諸侯虞夏
商周之胤而朝諸秦則亦既報舊德矣鄭人怒君之
疆埸我文公帥諸侯及秦圍鄭秦大夫不詢于我寡

君擅及鄭盟諸侯疾之將致命于秦文公恐懼綏靜
諸侯秦師克還無害則是我有大造于西也無禄文
公即世穆為不弔蔑死我君寡我襄公迭我殽地奸
絕我好伐我保城殄滅我費滑散離我兄弟撓亂我
同盟傾覆我國家我襄公未忘君之舊勲而懼社稷
之隕是以有殽之師猶願赦罪于穆公穆公弗聽而
即楚謀我天誘其衷成王隕命穆公是以不克逞志
于我穆襄即世康靈即位康公我之自出又欲闕翦

我公室傾覆我社稷帥我蝥賊以來蕩搖我邊疆我
是以有令狐之役康猶不悛入我河曲伐我涑川俘
我王官翦我羈馬我是以有河曲之戰東道之不通
則是康公絕我好也及君之嗣也我君景公引領西
望曰庶撫我乎君亦不惠稱盟利吾有狄難入我河
縣焚我箕郜芟夷我農功虔劉我邊陲我是以有輔
氏之聚君亦悔禍之延而欲徼福于先君獻穆使伯
車來命我景公曰吾與女同好棄惡復脩舊德以追

念前勲言誓未就景公即世我寡君是以有令狐之會君又不祥背棄盟誓白狄及君同州君之仇讎而我之婚姻也君來賜命曰吾與女伐狄寡君不敢顧婚姻畏君之威而受命于吏君有二心于狄曰晉將伐女狄應且憎是用告我楚人惡君之二三其德也亦來告我曰秦背令狐之盟而來求盟于我昭告昊天上帝秦三公楚三王曰余雖與晉出入余唯利是視不穀惡其無成德是用宣之以懲不一諸侯備聞

此言斯是用痛心疾首暱就寡人寡人帥以聽命唯好是求君欲惠顧諸侯矜哀寡人而賜之盟則寡人之願也其承寧諸侯以退豈敢徼亂君若不施大惠寡人不佞其不能以諸侯退矣敢盡布之執事俾執事實圖利之秦桓公既與晉厲公為令狐之盟而又召狄與楚欲道以伐晉諸侯是以睦于晉晉欒書將中軍荀庚佐之士燮將上軍郤錡佐之韓厥將下軍荀罃佐之趙旃將新軍郤至佐之郤毅御戎欒鍼為

右孟獻子曰晉帥乘和師必有大功五月丁亥晉侯以諸侯之師及秦師戰于麻隧秦師敗績獲秦成差及不更女父　程子曰不書朝王因會伐而行也故不成其朝又以伐秦為遂事見朝為重高氏曰公如京師專行之辭也然公之此行蓋會晉伐秦道出王畿不得不朝也其以專行之辭書之何也舉其可道焉者志敬也然上書晉來乞師下書公自京師遂會諸侯伐秦則是挾他事以往而非專行者矣乃志其

不敬也盖聖人于魯乃父母之國有君臣之義特遷就而為之辭故直以如京師為文先明君臣之大義若專以朝事言者而不言朝王以著實因會伐而行不成乎朝也其辭若志敬實志不敬此春秋微辭也圭人習其讀而問其傳則以謂公如京師固美志也而不知春秋以是譏之胡氏曰古者諸侯即位服喪畢則朝小聘大聘終則朝廵狩于方岳則朝覲春秋所載天王遣使者屢矣十二公之述職盖闕如也獨

此年書公如京師又不成朝禮不敬莫大焉君臣人道之大倫而至于此極仲尼所為懼春秋所以作也謝氏曰公子遂之聘也書如京師而不書聘以其遂如晉非專于聘也成公之朝也書如京師而不書朝以其遂會伐秦不專于朝也以朝聘王室為名而其終繼以遂事則魯無朝聘之實于此見矣伐秦書遂著其惡也師氏曰不謂之朝不以諸侯事天子之禮行均謂之如葢與列國之禮同京師列國視為等夷失

禮甚矣張氏曰春秋以諸侯事周之禮久闕而因行于伐秦之役若沒而不書是以廢其僅存之禮若書以為朝則是舉百年之墜典亦非其實故書如京師而不言朝以見其行禮之不專書自京師會諸侯伐秦以見諸侯之行止為伐秦而不為京師也高郵孫氏曰不言遂如京師而言遂會諸侯者盖聖人之意以謂成公之如京師非其誠心法當罪之春秋萬世君臣之法不以成公非禮而遂亂之也必曰如京師

然後會諸侯則成公之罪無所逃而君臣之法愈久愈正也陳氏曰自狄秦以來秦晉之相加兵皆畧之是故戰于麻隧秦師敗績但書伐秦戰于櫟晉師敗績不書伐晉以為不足詳焉爾

曹伯盧卒于師

曹宣公卒于師師遂濟涇及侯麗而還迓晉侯于新楚成肅公卒于瑕　穀梁氏曰公大夫在師曰師在會曰會高郵孫氏曰諸侯之卒不地有常地也其有

會盟侵伐而卒者必謹志之所以見卒非其常而國家危殆也

秋七月公至自伐秦

泰山孫氏曰不以京師至者明本非朝京師　愚謂上書公如京師明春秋以朝王為重使不違于禮而世道有所防此書公至自伐秦明諸侯為伐秦而出使不失其實而後人有所考蓋上句乃聖人之特筆下句乃魯史之舊文也

冬葬曹宣公

曹人使公子負芻守使公子欣時逆曹伯之喪秋負芻殺其大子而自立也諸侯乃請討之晉人以其役之勞請俟他年冬葬曹宣公既葬子臧將亡國人皆將從之成公乃懼告罪且請焉乃反而致其邑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莒子朱卒

愚按莒不書葬其義未詳徐邈謂莒行夷禮其君無謚故從吴楚例不書葬豈其然乎

夏衞孫林父自晉歸于衞

衞侯如晉晉侯彊見孫林父焉定公不可夏衞侯既歸晉侯使郤犫送孫林父而見之衞侯欲辭定姜示可曰是先君宗卿之嗣也大國又以為請不許將亡雖惡之不猶愈于亡乎君其忍之安民而宥宗卿不亦可乎衞侯見而復之　許氏曰人臣不唯義之即安而介恃大國使之反已此能為逐君之惡者也唯其辨之不早是以衞獻至于出奔禍兆此矣歸易辭

自晉奉之故也泰山孫氏曰衛大夫由晉侯而得歸則衛國之事可知也謝氏曰書自晉罪晉之容惡也書歸衛罪衛之失刑也若蔡季書歸所以正法林父書歸所以著亂家氏曰臣挾大國之援以干其君君以大國之故而忌其臣下陵而上忌亂之道也張氏曰此非特罪衛之不早辨晉之政在大夫亦自此矣

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

鄭公子喜帥師伐許

鄭子罕伐許敗焉鄭伯復伐許入其郛許人平以叔申之封　高氏曰此著許之所以遷亦見晉厲之不霸也夫許鄭之怨久矣三年再伐四年伐九年圍之而今又伐焉使厲公而霸鄭人怒隣兼弱敢如是乎明年遷于葉避鄭以依楚明晉不足恃也

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

穀梁氏曰大夫不以夫人以夫人非正也刺不親迎也胡氏曰娶于他邦道里或遠必親迎乎以封壤則

有大小以爵次則有尊卑以道途則有遠近或迎之于其國或迎之于境上或迎之于所館中禮之節可也高氏曰成公得以宣公元年公子遂之例藉口而行之也然則人君所以貽子孫者可不慎乎

冬十月庚寅衛侯臧卒

衛侯有疾使孔成子甯惠子立敬姒之子衎以為大子冬十月衛定公卒夫人姜氏既哭而息見大子之不哀也不内酌飲嘆曰是夫也將不唯衛國之敗其

必始于未亡人嗚呼天禍衛國也夫吾不獲鱄也使主社稷大夫聞之無不聳懼孫文子自是不敢舍其重器于衛盡寘于戚而甚善晉大夫

秦伯卒

十有五年春王二月葬衛定公

三月乙巳仲嬰齊卒

胡氏曰嬰齊者公子遂之子公孫歸父之弟也歸父出奔齊魯人徐傷其無後也于是使嬰齊後之故書

曰仲嬰齊此可謂亂昭穆之序失父子之親者以後歸父則弟不可為兄嗣以後襄仲則以父字為氏亦非禮矣

癸丑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子成齊國佐邾人同盟于戚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

春會于戚討曹成公也執而歸諸京師諸侯將見子臧于王而立之子臧辭曰前志有之曰聖達節次守節下失節為君非吾節也雖不能聖敢失守乎遂逃

奔宋　蘇氏曰稱侯以執執有罪也歸之于京師禮也春秋之書執諸侯者多矣惟是為得禮謝氏曰去逆治亂以正大義聽命王室以正天刑得侯伯討罪之道矣凡諸侯無罪見執皆不名以其義不當絕也成公執得其罪亦不名者明厲公以貶絕之罪聽命于王所以善厲公也張氏曰先執曹伯以會諸侯然後盟之乃盡善也觀曹人請君于晉曰若有罪則君列諸會矣夫一舉措之不當遂開釋姦之門此豈小

失哉或者謂負芻殺太子而自立于經無所見疑晉人之執不當其罪　愚按世子之死豈曹人以亂故不暇赴告故魯史不書聖人懼其跡之泯也幸有戚會之執故詳書之以著其罪使亂臣賊子不得幸免然則殺太子而不書者魯史之闕文執曹伯而詳書者聖人之微意讀春秋者可不致察于隱微之間而求其旨意之所歸乎

公至自會

夏六月宋公固卒

楚子伐鄭

楚將北師子囊曰新與晉盟而背之無乃不可乎子反曰敵利則進何盟之有申叔時老矣在申聞之曰子反必不免信以守禮禮以庇身信禮之亡欲免得乎楚子侵鄭及暴隧遂侵衛及首止鄭子罕侵楚取新石欒武子欲報楚韓獻子曰無庸使重其罪民將叛之無民孰戰　薛氏曰楚伐鄭何鄭服于晉也東

萊呂氏曰鄭偪許困楚鄭以國大小兵力强弱更相

呑噬夷夏一道而人理盡矣

秋八月庚辰葬宋共公宋華元出奔晉宋華元自晉歸

于宋宋殺其大夫山宋魚石出奔楚

秋八月葬宋共公于是華元為右師魚石為左師蕩

澤為司馬華喜為司徒公孫師為司城向為人為大

司寇鱗朱為少司寇向帶為大宰魚府為少宰蕩澤

弱公室殺公子肥華元曰我為右師君臣之訓師所

司也今公室卑而不能正吾罪大矣官不能治敢賴寵乎乃出奔晉二華戴族也司城莊族也六官者皆桓族也魚石將止華元魚府曰右師反必討是無桓氏也魚石曰右師茍獲反雖許之討必不敢且多大功國人與之不反懼桓氏之無祀于宋也右師討猶有戌在桓氏雖亡必偏魚石自止華元于河上請討許之乃反使華喜公孫師帥國人攻蕩氏殺子山魚石向為人鱗朱向帶魚府出舍于睢上華元使止之

不可冬十月華元自止之不可乃反魚府曰今不從
不得入矣右師視速而言疾有異志焉若不我納今
將馳矣登丘而望之則馳騁而從之則決睢澨閉門
登陴矣左師二司寇二宰遂出奔楚華元使向戌為
左師老佐為司馬樂裔為司寇以靖國人　高氏曰
再書華元善華元也蓋元之志非奔也欲挾晉自重
以攻蕩氏之黨爾孔氏曰書之重辭之複其中必有
美惡焉不可不察陳氏曰殺稱國有司法守之辭也

左氏曰書宋殺其大夫山言背其族也程子曰山去族害公族也蘇氏曰元將討山知力之不能故奔晉而國人許之討故歸故其討山也雖其族人莫敢救之者書曰宋華元出奔晉宋華元自晉歸于宋言其出入之正是以能討山也使元懐禄顧寵重于出奔則不能討山矣常山劉氏曰蕩山宋公族也秉君之喪作亂以弱公室殺世子肥是背其族也背其族者伐其本也故去族以示法陳氏曰于是魚石向為人

鱄未向帶魚府出奔楚則其但書魚石何凡奔必有罪也衆不可以勝罪則罪其甚焉者爾以楚師伐宗國入彭城為宋患之日久是以甚魚石也家氏曰左氏謂華元行未及晉魚石追而復之討為亂者故桓氏殺蕩山逐其黨國乃定何氏謂宋公辛子幼華元以憂國之故為大夫山所譖出奔晉晉人理其罪宋人反華元誅山觀經書華元奔晉自晉而復何氏之說為正

冬十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衛孫林父鄭公子鰌邾人會吳于鍾離

始通吳也　公羊氏曰殊會吳外吳也春秋內諸夏而外夷狄高氏曰吳未嘗與中國會今始來通是時中國病楚而吳敢與之敵故諸侯亦欲與吳通晉于是為合諸侯之大夫以會之然諸國大夫不敢致吳子也因吳子伐楚在鍾離故相與會之程子曰吳益强大求會于諸侯諸侯之衆往而從之故諸國往與

之會以見夷狄盛而中國衰也胡氏曰殊會有二義會王世子于首止意在尊王室不敢與世子抗也會吳于鍾離于柤于向意在賤夷狄而罪諸侯不能與之敵也夫以太伯至德是始有吳以族言之則周之伯父也至其後世遂以號舉者以其僭竊稱王不能居中國之爵號而成襄之間中國無霸齊晉大國亦皆俛首東向而親吳聖人蓋傷之故特殊會可謂深切著明矣樸鄉呂氏曰蘇氏謂吳夷未嘗與中國會

晉爲之合諸侯而會之特書曰會吳于鍾離以吳爲會也盖戚之會乃諸侯會而吳人來會故序吳于諸侯之下鍾離之會乃吳求中國而晉欲會吳故特以會吳爲文然則曷爲不與會首止之文同義首止之文曰公及齊侯會王世子于首止若世子在此而諸侯往會之然尊世子也會吳之文曰叔孫僑如會晉士燮會吳于鍾離是其會晉士燮也爲會吳爾　愚按春秋雖美惡不嫌同辭然聖人亦必有微意寓於

其閒首止之會書及書會見公及諸侯同往會之如臣朝君使諸侯不得以干世子鍾離之會書會又書會若諸侯外吳不與同會故再書會使夷狄不得以亂中國此則聖人微意不可不察

許遷于葉

許靈公畏偪于鄭請遷于楚辛丑楚公子申遷許于葉　高氏曰畏鄭而南依楚故以自遷為文而鄭人之罪著矣陳氏曰楚公子申遷許于葉其曰許遷于

葉何以其從夷狄雖楚遷之猶自遷也家氏曰春秋中年以後陳蔡與許專意從楚彼謂夷可恃以存而不知非我之類其心寔異卒之陳蔡為楚所滅許四遷自葉而白羽寔楚人廹而遷之已而又遷容城遂為鄭滅棄中國而從夷狄許陳蔡自有以取焉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雨木氷

公羊氏曰雨著木而氷也何以書記異也髙氏曰雨著木而成氷是上温而下寒也與隕霜不殺菽相反

夏四月辛未滕子卒

鄭公子喜帥師侵宋

春楚子自武城使公子成以汝陰之田求成于鄭鄭叛晉子駟從楚子盟于武城鄭子罕伐宋宋將鉏樂懼敗諸汋陂退舍于夫渠不儆鄭人覆之敗諸汋陵獲將鉏樂懼宋恃勝也衛侯伐鄭至于鳴鴈為晉故也　高氏曰楚求成于鄭鄭服中國五年矣至是始叛晉附楚加兵中國諸侯之兵無寧歳矣

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晉侯使欒黶來乞師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楚子鄭師敗績楚殺其大夫公子側

晉侯將伐鄭范文子曰若逞吾願諸侯皆叛晉可以逞若唯鄭叛晉國之憂可立俟也欒武子曰不可以當吾世而失諸侯必伐鄭乃興師欒書將中軍士燮佐之郤錡將上軍荀偃佐之韓厥將下軍郤至佐新軍荀罃居守郤犨如衛遂如齊皆乞師焉欒黶來乞

師孟獻子曰有勝矣戊寅晉師起鄭人聞有晉師使告于楚姚句耳與往楚子救鄭司馬將中軍令尹將左右尹子辛將右過申子反入見申叔時曰師其何如對曰德刑詳義禮信戰之器也德以施惠刑以正邪詳以事神義以建利禮以順時信以守物民生厚而德正用利而事節時順而物成上下和睦周旋不逆求無不具各知其極故詩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是以神降之福時無災害民生敦龐和同以聽莫不

盡力以從上命致死以補其闕此戰之所由克也今楚内棄其民而外絶其好瀆齊盟而食話言奸時以動而疲民以逞民不知信進退罪也人恤所底其誰致死子其勉之吾不復見子矣姚句耳先歸子駟問焉對曰其行速過險而不整速則失志不整喪列志失列喪將何以戰楚懼不可用也五月晉師濟河聞楚師將去范文子欲反曰我偽逃楚可以紓憂夫合諸侯非吾所能也以遺能者我若羣臣輯睦以事君

多矣武子曰不可六月晉楚遇于鄢陵范文子不欲戰郤至曰韓之戰惠公不振旅箕之役先軫不反命邲之師荀伯不復從皆晉之恥也子亦見先君之事矣今我辟楚又益楚也文子曰吾先君之亟戰也有故秦狄齊楚皆彊不盡力子孫將弱今三彊服矣敵楚而已唯聖人能内外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内憂盍釋楚以為外懼乎甲午晦楚晨壓晉軍而陳軍吏患之范匄趨進曰塞井夷竈陳于軍中而疏行首

晉楚唯天所授何患焉文子執戈逐之曰國之存亡天也童子何知焉欒書曰楚師輕窕固壘而待之三日必退退而擊之必獲勝焉郤至曰楚有六間不可失也其二卿相惡王卒以舊鄭陳而不整蠻軍而不陳陳不違晦在陳而囂合而加囂各顧其舊莫有鬬心舊不必良以犯天忌我必克之楚子登巢車以望晉軍子重使大宰伯州犂侍于王後王曰騁而左右何也曰召軍吏也皆聚于中軍矣曰合謀也張幕矣

曰虔卜于先君也徹幕矣曰將發命也甚囂且塵上矣曰將塞井夷竈而為行也皆乘矣左右執兵而下矣曰聽誓也戰乎曰未可知也乘而左右皆下矣曰戰禱也伯州犂以公卒告王苗賁皇在晉侯之側亦以王卒告皆曰國士在且厚不可當也苗賁皇言于晉侯曰楚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請分良以擊其左右而三軍萃于王卒必大敗之公筮之史曰吉其卦遇復曰南國慼射其元王中厥目國慼王傷不敗

何待公從之有淖于前乃皆左右相違于淖步毅御晉厲公欒鍼為右彭名御楚共王潘黨為右石首御鄭成公唐苟為右欒范以其族夾公行陷于淖欒書將載晉侯鍼曰書退國有大任焉得專之且侵官冒也失官慢也離局姦也有三罪焉不可犯也乃掀公以出于淖癸巳潘尫之黨與養由基蹲甲而射之徹七札焉以示王曰君有二臣如此何憂于戰王怒曰大辱國詰朝爾射死藝呂錡夢射月中之退入于泥

占之曰姬姓日也異姓月也必楚王也射而中之退入于泥亦必死矣及戰射共王中目王召養由基與之兩矢使射呂錡中項伏弢以一矢復命郤至三遇楚子之卒見楚子必下免胄而趨風楚子使工尹襄問之以弓曰方事之殷也有韎韋之跗注君子也識見不穀而趨無乃傷乎郤至見客免胄承命曰君之外臣至從寡君之戎事以君之靈間蒙甲胄不敢拜命敢告不寧君命之辱為事之故敢肅使者三肅使

者而退晉韓厥從鄭伯其御杜溷羅曰速從之其御屢顧不在馬可及也韓厥曰不可以再辱國君乃止郤至從鄭伯其右茀翰胡曰諜輅之余從之乘而俘以下郤至曰傷國君有刑亦止石首曰衛懿公唯不去其旗是以敗于熒乃内旌于弢中唐苟謂石首曰子在君側敗者壹大我不如子子當以君免我請止乃死楚師薄于險叔山冉謂養由基曰雖君有命為國故子必射乃射再發盡殪叔山冉搏人以投中車

折軾晉師乃止囚楚公子茷欒鍼見子重之旌請曰楚人謂夫旌子重之麾也彼其子重也日臣之使于楚也子重問晉國之勇臣對曰好以衆整曰又何如臣對曰好以暇今兩國治戎行人不使不可謂整臨事而食言不可謂暇請攝飲焉公許之使行人執榼承飲造于子重曰寡君乏使使鍼御持矛是以不得犒從者使某攝飲子重曰夫子嘗與吾言于楚必是故也不亦識乎受而飲之免使者而復鼓旦而戰見

星未已子反命軍吏察夷傷補卒乗繕甲兵展車馬鷄鳴而食唯命是聽晉人患之苗賁皇徇曰蒐乗補卒秣馬利兵脩陳固列蓐食申禱明日復戰乃逸楚囚王聞之召子反謀穀陽竪獻飲于子反子反醉而不能見王曰天敗楚也夫余不可以待乃宵遁晉入楚軍三日穀范文子立于戎馬之前曰君幼諸臣不佞何以及此君其戒之周書曰惟命不于常有德之謂晉侯使郤至獻楚捷于周楚師還及瑕王使謂子

反曰先大夫之覆師徒者君不在子無以為過不穀之罪也子反再拜稽首曰君賜臣死死且不朽臣之卒實奔臣之罪也子重使謂子反曰初隕師徒者而亦聞之矣盍圖之對曰雖微先大夫有之大夫命側側敢不義側亡君師敢忘其死王使止之弗及而卒范文子反自鄢陵使其祝宗祈死曰君驕侈而克敵是天益其疾也難將作矣愛我者惟祝我使我速死無及于難范氏之福也　謝氏曰鄢陵之戰楚師輕

寵而鄭成恃楚敵晉故楚子鄭師敗績楚子傷目而退故敗不言師舉重也鄭伯反覆違盟叛晉即楚其罪在所討矣厲公不能明大義以行伐務以攻戰為心故以晉侯主戰胡氏曰當是時兩軍相抗未有勝負之形晉之捷也亦幸焉爾楚師雖敗其勢益張晉遂怠矣卒有欒氏之譖而誅三郤國內大亂聖人備書以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小東萊呂氏曰鄢陵之戰以兵家曲直論之楚新與晉盟而背之用師是晉

直楚曲勝敗之勢顯然可見晉元帥憤然興師郤欲討楚獨范文子不欲戰曰若逞吾願諸侯皆叛晉可以逞及臨陣又曰惟聖人能内外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内憂欒書之徒徒能外觀晉楚之曲直不能内察其君之昏明惟知背盟棄好討之必勝不知厲公驕縱遂致滅亡大抵天下之事有當作而不作惟知義之君子能隨時輕重權衡隆殺而不失其宜今以一時之事觀之如射共王中目見楚之大敗晉師

三日館穀見晉之大勝然楚大敗之後君臣戒懼兢兢守國終始保全厲公一勝之後殺郤錡郤犫郤至又欲殺欒書中行偃君臣相賊文子雖見之明憂之深立于戎馬之前而言之其拳拳之忠懇懇之意可謂深切而終不救厲公之驕至使祝宗祈死但以不及見禍為幸文子之志固亦可哀矣然亦有可責者葢文子雖有區區之意養未充于己信未孚于人威望不足以壓羣臣是以終無所濟處于衆邪之間事

窮計迫徒欲避禍而死耳使其加之講學而無憒爭之禍必將見幾而作或出或處不至于臨事徒欲速死也有志之士規模狹小者可不戒哉家氏曰是時楚共叛盟空國以出俾鄭人侵宋以致晉師晉若不出宋將無以自存楚師長驅而來晉衛諸國皆從風而靡中國之存亡安危未可知也故鄢陵一勝關係甚重而晉厲公者量褊不宏志得旋驕反以是速其死良可惜夫嗚呼城濮之戰文公勝而益懼懼而增

修其德故以是霸鄢陵之戰厲公勝而益驕驕而務逞其志故以是亡觀乎百年二大戰或以之興或以之亡有國家者知所警矣

秋公會晉侯齊侯衛侯宋華元邾人于沙隨不見公

戰之日齊國佐高無咎至于師衛侯出于衛公出于壞隤宣伯通于穆姜欲去季孟而取其室將行穆姜送公而使逐二子公以晉難告曰請反而聽命姜怒公子偃公子鉏趨過指之曰女不可是皆君也公待

于壞隤申宫儆備設守而後行是以後使孟獻子守于公宫秋會于沙隨謀伐鄭也宣伯使告郤犨曰魯侯待于壞隤以待勝者郤犨將新軍且為公族大夫以主東諸侯取貨于宣伯而訴公于晉侯晉侯不見公　高氏曰鄢陵之戰晉獨敗之諸侯之師皆未至葢非特魯而已胡氏曰臣子之于君父揚其美不揚其惡為尊者諱為親者諱禮也聖人假魯史以示王法其于魯事有君臣之義故臣弑君則書薨易地則

書假滅國則書取出奔則書遜屈已以與彊國之大
夫盟則書及叛盟失信而莫適守則没公而書會凡
此類雖不没其實示天下之公必隱避其辭以存臣
子之禮然則沙隨之會晉不見公是魯侯之大辱深
可恥焉者矣曷為直書其事而不諱乎曰春秋伸道
不伸邪榮義不榮勢正已而無恤乎人以仁禮存心
而不憂横逆之至者也沙隨之至魯有内難師出後
期所當恤者晉人聽叔孫僑如之譖怒公而不見曲

在晉矣魯侯自反非有背仁棄禮不忠之咎也于公何歉乎

公至自會

公會尹子晉侯齊國佐邾人伐鄭

七月公會尹武公及諸侯伐鄭將行姜又命公如初公又申守而行諸侯之師次于鄭西我師次于督揚不敢過鄭子叔聲伯使叔孫豹請逆于晉師為食于鄭郊師逆以至聲伯四日不食以待之食使者而後

食諸侯遷于制田知武子佐下軍諸侯之師侵陳至于鳴鹿遂侵蔡未反諸侯遷于潁上戊午鄭子罕宵軍之宋齊衛皆失軍　高氏曰楚師既敗而鄭猶不服見晉政之不懼于人矣陳氏曰會伐未有書王人者此其書尹子初以王卿士與伐也陽處父之救江也王叔桓公不書雖前年伐秦之役劉子成子猶不書也于是厲公汰矣初以尹子與齊國佐邾人序甚矣厲公之無道也家氏曰尹子單子三以伐鄭出皆

與諸侯序譏晉人數勤天子之老輕用王師亦譏王
朝公卿不當為霸討而數出也

曹伯歸自京師

曹人請于晉曰自我先君宣公即世國人曰若之何
憂猶未弭而又討我寡君以亡曹國社稷之鎮公子
是大泯曹也先君無乃有罪乎若有罪則君列諸會
矣君唯不遺德刑以伯諸侯豈獨遺諸敝邑敢私布
之曹人復請于晉晉侯謂子臧反吾歸而君子臧反

曹伯歸子臧盡致其邑與卿而不出　謝氏曰成公身負不可容之大罪晉侯執歸京師方伯之義也天王不加大刑使之復國失順天討逆之道矣故曹伯之歸也爵而不書以明天王不絶其位也書自京師以明天王釋亂容逆也蔡季賴陳以歸衛侯賴楚以歸故蔡書自陳歸蔡衛書自楚歸衛曹伯非有所賴也天王赦之而已故曹書歸自京師曹伯雖在京師王不加絶非失國也故書伯歸不書國胡氏曰善不

蒙賞惡不即刑以堯為君舜為臣雖得天下不能一
朝居也負芻殺世子而自立不能因晉之執寘諸刑
典而使復國則無以為天下之共主矣　愚謂節者
制其事宜使之不失乎中者也故于禮曰節文于財
曰節用于行曰節義于軍曰節制而事之合宜者謂
之中節聖人之贊易于節之象曰天地節而四時成
于節之象曰君子以制數度議德行聖達節則自然
而合乎此賢守節則固執而不敢失乎此也夫豈拘

拘謭謭循常守故若子臧之為而後謂之節哉子臧之于節猶尾生白公之于信也豈惟不能制亂適以生亂耳盖由其資質雖美而不知學故其見道未明擇義未精以至于此按曹伯廬卒于師公子負芻殺大子而自立子臧曹之鎮國賢公子所宜上告天王下告方伯如孔子之沐浴而朝顧乃合此不舉已為失節及諸侯執負芻歸之京師將見子臧於王而立之使子臧從諸侯之請填撫其民以安社稷則罪人

斯得負芻自然無所逃于其誅猶未晩也而乃區區

守匹夫之末節出而奔宋坐視宗國禍亂養之以至

于成然後復國以待負芻之歸然則使負芻幸免復

君曹國三綱五常為之掃地是果誰之罪哉聖人書

曹伯歸自京師固可以見天王之釋有罪亦可以見

曹國之無人矣

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苕丘

宣伯使告郤犨曰魯之有季孟猶晉之有欒范也政

令于是乎成令其謀曰晉政多門不可從也寧事齊楚有亡而已蔑從晉矣若欲得志于魯請止行父而殺之我斃蔑矣而事晉蔑有貳矣魯不貳小國必睦不然歸必叛矣九月晉人執季孫文子于苕丘　其氏曰此晉之惡也故貶而人之謝氏曰行父吾國股肱之臣也執而舍之苕丘幽之使不得通也公之會沙隨也晉侯不見公公之會伐鄭也晉人執行父魯以一出師後期君則黜而不得進卿則閉而不得通

晉之逼辱魯國甚矣書不見書執書舍罪其惡而罪之

冬十有一月乙亥叔孫僑如出奔齊

公還待于鄆使子叔聲伯請季孫于晉郤犨曰苟去仲孫蔑而止季孫行父吾與子國親于公室對曰僑如之情子必聞之矣若去蔑與行父是大棄魯國而罪寡君也若猶不棄而惠徼周公之福使寡君得事晉君則夫二人者魯國社稷之臣也若朝亡之魯必

夕亡以魯之密邇仇讐亡而為讐治之何及郤犨曰吾為子請邑對曰嬰齊魯之常隷也敢介大國以求厚焉承寡君之命以請若得所請吾子之賜多矣又何求范文子謂欒武子曰季孫于魯相二君矣妾不衣帛馬不食粟可不謂忠乎信讒慝而棄忠良若諸侯何子叔嬰齊奉君命無私謀國家不二圖其身不忘其君若虛所請是棄善人也子其圖之乃許魯平赦季孫冬十月出叔孫僑如而盟之僑如奔齊　杜

氏曰公未歸命國人逐之

十有二月乙丑季孫行父及晉郤犫盟于扈

高郵孫氏曰行父見執于苕丘于是始盟而釋之不書釋而書晉大夫與之盟則釋之可知矣

公至自會

高氏曰沙隨之會既不見公伐鄭之會又不得與而國之宗卿于是見執公彷徨于外以求自明于晉僅能使僑如見逐季孫受盟而公免難焉方秋而出盡

冬而歸始以伐鄭出會而不得與乎其事君辱臣執國之深恥也及公之歸不可以伐鄭至故託曰至自會以見其不果與伐鄭也

乙酉刺公子偃

十二月季孫及郤犫盟于扈歸刺公子偃召叔孫豹于齊而立之　杜氏曰偃與鉏俱爲姜所指而獨殺偃偃與謀陸氏曰偃直書刺者有罪不當赦也陳氏曰刺公子偃殺有罪之辭也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

之殺無罪之辭也

十有七年春衛北宮括帥師侵鄭

鄭子駟侵晉虛滑衛北宮括救晉侵鄭至于高氏

夏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邾人伐鄭

夏五月鄭大子髠頑侯獳為質于楚楚公子成公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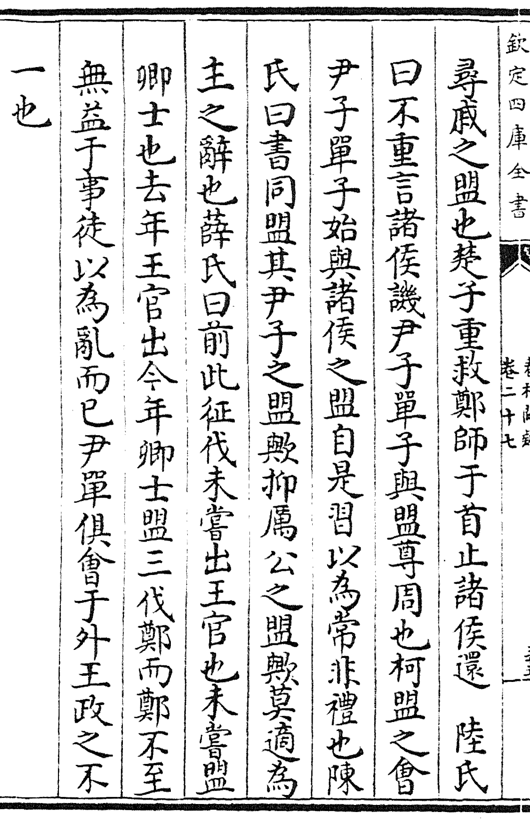
寅戍鄭公會尹武公單襄公及諸侯伐鄭自戲童至

于曲洧　師氏曰晉之伐鄭至于再三以天子一卿

為未足乃使單子同尹子以行而鄭終不服昔齊桓

之時鄭嘗不服齊伐之一再至洮之盟齊侯方盟諸侯而鄭伯自來乞盟暨晉文主盟陳嘗不服乃敗楚之後晉方會諸侯盟于踐土陳侯則自來如會此無他齊桓晉文先有攘楚之威足以服陳鄭之心故二國之君所以不敢從楚而來乞盟如會皆出于自然不可後也與令晉侯之伐鄭豈不萬萬相遠乎書之用見天王與盟主皆無足畏矣

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



尋戚之盟也楚子重救鄭師于首止諸侯還　陸氏曰不重言諸侯譏尹子單子與盟尊周也柯盟之會尹子單子始與諸侯之盟自是習以為常非禮也陳氏曰書同盟其尹子之盟歟抑厲公之盟歟莫適為主之辭也薛氏曰前此征伐未嘗出王官也未嘗盟卿士也去年王官出令年卿士盟三伐鄭而鄭不至無益于事徒以為亂而已尹單俱會于外王政之不一也

秋公至自會

齊高無咎出奔莒

齊慶克通于聲孟子與婦人蒙衣乘輦而入于閎鮑牽見之以告國武子武子召慶克而謂之慶克久不出而告夫人曰國子謫我夫人怒國子相靈公以會高鮑處守及還將至閉門而索客孟子訴之曰高鮑將不納君而立公子角國子知之秋七月壬寅刖鮑牽而逐高無咎無咎奔莒高弱以盧叛齊人來召鮑

國而立之　許氏曰齊靈不公其聽自沈帷牆奔其世臣以長禍亂

九月辛丑用郊

公羊氏曰用者不宜用也九月非所用郊也高氏曰魯自每歲僭郊之後聖人以為常事不書也其書之者或因卜不從或因牛傷死有變則書耳今無他變故而書之者以其自出已意非時之郊而不知卜遂不疑而用之是無天也其不宜用未有甚于此者故

特書用　愚謂僭者亂之階也魯託以成王之賜僭用郊禘之禮末流之獘至于作兩觀乗大輅車服器用一與天子無異其僭竊之罪奚以賢于吳楚之君哉然則天子之事魯僭其器吳楚僭其名其為僭王則一也當時不知罪者以為成王之命故也及春秋之作也夫子又魯人凡魯之惡必須為尊者諱又不得而加貶斥焉然寧微意寓于其間乎盖讀者未之察耳夫郊禘既以為常事而不勝書失禮之中又失

禮焉則書之自僖三十一年至成十年皆不成郊聖人無以寓其意至十七年九月辛丑郊乃始書曰用郊以見其譏焉用者不宜用也盖以諸侯而用天子之禮也用之一字所以誅其僭王之罪乎至定十五年哀元年只書郊而不書用者從同同也嗚呼魯君僭用天子禮樂季氏遂舞八佾三家以雍徹陪臣執國命徒啟臣下僭竊以危其國以滅其身至于孫齊入于陽州寓于乾侯死于境外雖有天子儀衛亦何

以震讋奸臣之心而保全魯君之身哉後世不安分義而僭竊名器者亦可以為戒矣

晉侯使荀罃來乞師

師氏曰晉請命于天子主單子而受其節制是宜糾合諸侯之師同心協力以尊王命奉辭以往無敢或後可也乃使大夫乞師于魯邾以盟主而乞師已為屈辱況奉天子之辭以伐有罪以王卿主伐乃言乞師其卑王室以寵諸侯也甚矣夫欲仗天子之威靈

以討叛伐貳而乃先爲此卑辱欲望鄭畏威得乎
冬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人邾人伐鄭
諸侯伐鄭十月庚午圍鄭楚公子申救鄭師于汝上
十一月諸侯還　謝氏曰以蕞爾之鄭晉以王命三
合諸侯出伐而不能服以强楚爲之援也鄭大子爲
質于楚楚公子成戍鄭夏之伐鄭楚子重師于首止
而諸侯還冬之伐鄭楚公子申師于汝上而諸侯還
然則諸侯伐鄭不若先楚之爲利也能若齊桓脩政

事輯人民和邦國以王命伐楚而攘之則鄭不待干戈及境而求服矣諸侯比年伐鄭秋起兵冬而息夏起兵秋而息冬起兵十有一月而息内外疲苦甚矣孔子所謂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内也

十有一月公至自伐鄭

壬申公孫嬰齊卒于貍脤

臨江劉氏曰十一月無壬申其以壬申卒之何春秋

故史也有所不革子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丘竊取之矣蘇氏曰嬰齊從于伐鄭還而道卒大夫卒不地其地在外也

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邾子貜且卒

晉殺其大夫郤錡郤犨郤至

晉厲公侈多外嬖反自鄢陵欲盡去羣大夫而立其左右胥童以胥克之廢也怨郤氏而嬖于厲公郤錡

奪夷陽五田五亦嬖于厲公郤犨與長魚矯爭田執而梏之與其父母妻子同一轅既矯亦嬖于厲公欒書怨郤至以其不從己而敗楚師也欲廢之使公子茷告公曰此戰也郤至實召寡君以東師之未至也與軍帥之不具也曰此必敗吾因奉孫周以事君公告欒書書曰其有焉不然豈其死之不恤而受敵使乎君盍嘗使諸周而察之郤至聘于周欒書使孫周見之公使覘之信遂怨郤至厲公田與婦人先殺而

飲酒後使大夫殺郤至奉豕寺人張孟奪之郤至射而殺之公曰季子欺余厲公將作難胥童曰必先三郤族大多怨去大族不偪敵多怨有庸公曰然郤氏聞之郤錡欲攻公曰雖死君必危郤至曰人所以立信知勇也信不叛君知不害民勇不作亂失茲三者其誰與我死而多怨將安用之君實有臣而殺之其謂君何我之有罪吾死後矣若殺不辜將失其民欲安得乎待命而已受君之祿是以聚黨有黨而爭命

罪孰大焉壬申胥童夷羊五帥甲八百將攻郤氏長魚矯請無用衆公使清沸魋助之抽戈結衽而偽訟者三郤將謀于榭矯以戈殺駒伯苦成叔于其位溫季曰逃威也遂趨矯及諸其車以戈殺之皆尸諸朝胥童以甲劫欒書中行偃于朝矯曰不殺二子憂必及君公曰一朝而尸三卿余不忍益也對曰人將忍君臣聞亂在外為姦在内為軌御姦以德御軌以刑不施而殺不可謂德臣偪而不討不可謂刑德刑不

立姦軌並至臣請行遂出奔狄公使辭于二子曰寡人有討于郤氏郤氏既伏其罪矣大夫無辱其復職位皆再拜稽首曰君討有罪而免臣于死君之惠也二臣雖死敢忘君德乃皆歸公使胥童為卿公遊于匠麗氏欒書中行偃遂執公焉召士匄士匄辭召韓厥韓厥辭曰昔吾蓄於趙氏孟姬之讒吾能違兵古人有言曰殺老牛莫之敢尸而況君乎二三子不能事君焉用厥也　泰山孫氏曰君之卿佐是謂股肱

厲公不道一日而殺三卿此自禍之道也誰與處矣故列數之以著其惡張氏曰春秋罪厲公之殺三卿而卒于自及其示後世御臣之法至矣家氏曰三郤晉之能臣嘗有功于其國其臨敵慮勝晉諸卿未有能出其右者藉其有罪猶當在議功議能之科今以左右之浸潤殺之并及其族厲之强暴抑亦甚矣欲無亡得乎

楚人滅舒庸

舒庸人以楚師之敗也道吳人圍巢伐駕圍釐虺遂恃吳而不設備楚公子槖師襲舒庸滅之　薛氏曰舒庸舒蓼舒鳩之滅荆舒一於楚矣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晉殺其大夫胥童

高氏曰胥童謀殺三郤而晉國遂亂于是欒書中行偃先殺胥童然後弑厲公或曰宋督殺孔父而弑殤公春秋書曰及其大夫孔父書偃殺胥童而弑厲公而書晉殺其大夫胥童何哉孔父忠于殤公者也胥

童變于厲公者也變臣道君為不道亡其君以及其身故春秋兩治之以為萬世戒

庚申晉弑其君州蒲

正月庚申晉欒書中行偃使程滑弑厲公葬之于翼東門之外以車一乘使荀罃士魴逆周子于京師而立之生十四年矣大夫逆于清原周子曰孤始願不及此雖及此豈非天乎抑人之求君使出命也立而不從將安用君二三子用我今日否亦今日共而從

君神之所福也對曰羣臣之願也敢不唯命是聽庚午盟而入館于伯子同氏辛巳朝于武宮逐不臣者七人二月乙酉朔晉悼公即位于朝始命百官施舍已責逮鰥寡振廢滯匡乏困救災患禁淫慝薄賦歛宥罪戾節器用時用民欲無犯時使魏相士魴趙武為卿荀家荀會欒黶韓無忌為公族大夫使訓卿之子弟共儉孝弟使士渥濁為太傅使脩范武子之法右行辛為司空使脩士蔿之法弁糾御戎校正屬馬

使訓諸御知義荀賓為右司士屬馬使訓勇力之士時使卿無共御立軍尉以攝之祁奚為中軍尉羊舌職佐之魏絳為司馬張老為候奄鐸遏寇為上軍尉籍偃為之司馬使訓卒乘親以聽命程鄭為乘馬御六騶屬馬使訓羣騶知禮凡六官之長皆民譽也舉不失職官不易方爵不踰德師不陵正旅不偪師民無謗言所以復霸也　穀梁氏曰稱國以弑其君君惡甚矣謝氏曰厲公不道數誅大臣田此臣下離心

身惟不測故弑稱國以明禍發于國也陳氏曰楚商臣殺鬭勃而後弑君晉欒書中行偃殺胥童而後弑君春秋不列于孔父以是為不能與其君存亡者也然則書晉殺胥童不書楚殺鬭勃何也書殺胥童以累州蒲也不書殺鬭勃不以累頵也州蒲稱國以殺而弑頵斥商臣二君所以異也　愚按稱國以弑其義有二一則歸惡於遭弑之君一則歸罪于當國之臣晉弑其君州蒲此歸惡其君者也孟子曰無罪而

殺士則大夫可以去又曰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寇讐晉厲公欲盡去羣大夫而立其左右至于一朝而尸三卿又執欒書中行偃欲殺之宜其臣之凛凛不自保苟非有比干之操守死而不易有伊尹之德處變而不疑則必起而為亂以求自免矣厲公雖欲不死其可得乎且弒逆之賊其罪顯而易見遭弒之君其惡晦而難明故稱國以弒使人因書之法異知其所以得弒之由至于弒逆之賊則國史具載

不待特書而罪惡著矣拔本塞源之意也使後世人君而知此所以御其臣下者不失其道則弑逆之禍庶幾乎息矣

齊殺其大夫國佐

十七年齊侯使崔杼爲大夫慶克佐之帥師圍盧國佐從諸侯圍鄭以難請而歸遂如盧師殺慶克以穀叛齊侯與之盟于徐關而復之十二月盧降使國勝告難于晉待命于清至是齊爲慶氏之難故甲申晦

齊侯使士華免以戈殺國佐于内宮之朝師逃于夫人之宮使清人殺國勝國弱來奔王湫奔萊慶封為大夫慶佐為司寇既齊侯反國弱使嗣國氏　許氏曰慶克作慝濁亂中闈譖害大臣不誅不詰使國佐無所發其忠憤起而殺之顧與俱靡而已于是因以為國佐罪罪累上矣張氏曰國佐仕危亂之朝不能見幾而去以邑叛君身死宮闈非不幸矣家氏曰齊靈公不能防閑其母使之以淫亂著又受其母之譖

而致高鮑于𨚍靈之不君甚矣而國佐不忍一旦之忿誅克據穀以抗其君專殺之罪猶可言據穀不得謂之非叛矣然原其本心則在于為其君正家法而施之無序以及于此是可憫也

公如晉

朝嗣君也　愚按晉有弑君之賊而不之討隣國諸侯不思聲罪致伐而魯君卒先朝之烏在其為國也

傳稱晉悼復霸之由斯所云云末矣

夏楚子鄭伯伐宋宋魚石復入于彭城

六月鄭伯侵宋及曹門外遂會楚子伐宋取朝郟楚子辛鄭皇辰侵城郜取幽丘同伐彭城納宋魚石向為人鱗朱向帶魚府焉以三百乘戍之而還宋人患之西鉏吾曰何也若楚人與吾同惡以德于我吾固事之也不敢貳矣大國無厭鄙我猶憾不然而收吾憎使贊其政以間吾釁亦吾患也今將崇諸侯之姦而披其地以塞夷庚逞姦而攜服毒諸侯而懼吳晉

吾庸多矣非吾憂也且事晉何為晉必恤之七月宋老佐華喜圍彭城老佐卒焉　臨江劉氏曰伐宋以納魚石則其不曰納宋魚石于彭城何不與納也諸侯失國諸侯納之正也諸侯世也大夫失位諸侯納之非正也大夫不世也蘇氏曰公孫寧儀行父言納而魚石不言納盖楚莊誅陳之罪人疑若無罪故書納以正其罪魚石之書復入而先言鄭之伐已著其納亂臣矣故不言自楚而特書復入高郵孫氏曰魚

石奔楚為楚卿道誘楚鄭以伐宋楚于是取宋彭城之邑復魚石于彭城明年華元與諸侯之大夫圍宋彭城已魚石復入而叛也然則魚石之仕宋嘗食邑于彭城十五年出奔楚于是藉楚取之而復入焉書曰復入明魚石之嘗有彭城也魚石入彭城而宋圍之則是入以叛也經不曰叛書楚鄭伐宋而魚石入魚石入而宋圍彭城不待書而義可見也

公至自晉晉侯使士匄來聘

公至自晉晉范宣子來聘且拜朝也　許氏曰公朝始致而聘使紹至晉悼之下諸侯速矣叱列國之所以睦而叛國之所服也高氏曰在喪書晉侯與宣十年書齊侯同義

秋杞伯來朝

勞公且問晉故公以晉君語之杞伯于是驟朝于晉而請為昏

八月邾子來朝

即位而來見也

築鹿囿

高郵孫氏曰春秋興作皆書雖城池之固門廐之急無遺焉重其德不及民而徒勞民力也况耳目之玩一身之娛哉

己丑公薨于路寢

冬楚人鄭人侵宋

十一月楚子重救彭城伐宋宋華元如晉告急韓獻

子為政曰欲求得人必先勤之成霸安疆自宋始矣

晉侯師于台谷以救宋遇楚師于靡角之谷楚師還

高氏曰晉侯救宋何為不書蓋未足為悼公烈也

春秋之法存著小善者不足之辭也簡棄小善者有餘之辭也晉悼之烈在圍宋彭城絀楚而服鄭自楚

鄭徵之而晉崇矣

晉侯使士魴來乞師

晉士魴來乞師季文子問師數于臧武仲對曰伐鄭

之役知伯實來下軍之佐也今彘季亦佐下軍如伐鄭可也事大國無失班爵而加敬焉禮也從之　許氏曰悼公之時霸業復興而乞師以救宋猶遵厲公故事元年以後遂無乞師則召兵而已矣　愚謂成公初薨嗣子幼弱斬然在衰經之中霸主遣使乞師豈無他國畧不吾恤非所以令諸侯也

十有二月仲孫蔑會晉侯宋公衛侯邾子齊崔杼同盟于虛朾

謀救宋也宋人辭諸侯而請師以圍彭城孟獻子請于諸侯而先歸會葬　高氏曰諸侯師至而楚鄭之師已退故宋人辭諸侯而請其師以圍彭城而先為此盟也謝氏曰病惡恤患諸侯所同欲也虛朾之盟諸侯協謀救宋故書同盟

葬我君成公

春秋闕疑卷二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千六百七十七 經部

春秋闕疑卷二十八

元 鄭玉 撰

襄公

公名午成公之子簡王十四年即位謚法因事有功曰襄辟土有德曰襄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衛甯殖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圍宋彭城

於是爲宋討魚石彭城降晉晉人以宋五大夫在彭城者歸寘諸瓠丘齊人不會彭城晉人以爲討二月齊太子光爲質于晉　謝氏曰楚以兵入魚石于彭城魚石以彭城附楚然則彭城已入楚矣列國之師爲宋討魚石于彭城而圍之圍彭城書宋所以明彭城宋之分地也春秋正彭城歸宋以著楚子之罪則列國之圍彭城得討國之義矣胡氏曰書圍彭城魯史之舊文也曰圍宋彭城者仲尼親筆也楚已取彭

城封魚石戍之三百乗矣則曷為繫之宋楚不得取之宋魚石不得受之楚雖專其地君子不登叛人所以正疆埸固封守謹王度也髙氏曰魚石既奔夷狄復藉夷狄之力自伐其國宋不能討而晉悍合諸侯大夫共圍討之春秋以來諸侯自相侵伐推而言之孟子所謂彼善于此也

夏晉韓厥帥師伐鄭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邾人杞人次于鄫

夏五月晉韓厥荀偃帥諸侯之師伐鄭入其郛敗其徒兵于洧上于是東諸侯之師次于鄫以待晉師晉師自鄭以鄫之師侵楚焦夷及陳晉侯衛侯次于戚以為之援　高氏曰彭城之圍既解而晉遂以西諸侯之師伐鄭故但書韓厥帥師而已韓厥已足以當鄭故使東諸侯之師次于鄫以震鄭心且備楚師之出謝氏曰韓厥伐鄭列國大夫出次于鄫備楚而為晉援然則諸侯惡鄭可知矣

秋楚公子壬夫帥師侵宋

楚子辛救鄭侵宋呂留鄭子然侵宋取犬丘　胡氏曰楚子辛救鄭而經不書者鄭本為楚以其君之故親集矢于目是以與楚而不二也棄中國從蠻夷不能以大義裁之惟私欲之從則鄭無可救之善楚不得有能救之名經所以削而不言救也

九月辛酉天王崩

邾子來朝

愚按襄公時方四歲且在衰絰之中邾子之來因其父喪而弔之可也朝之豈其時乎非惟不可以朝禮相接蓋不能也况不奔天王之喪而朝隣國之君亦可謂不知務矣

冬衛侯使公孫剽來聘晉侯使荀罃來聘

胡氏曰簡王崩赴告已及藏在諸侯之策矣則宜以所聞先後而奔喪令邾衛晉方來脩朝聘之事于王喪若越人視秦人之肥瘠曾不與焉此何禮乎泰山

孫氏曰天王崩邾子來朝衛侯使公孫剽來聘晉侯使荀罃來聘皆不臣也

二年春王正月葬簡王

鄭師伐宋

楚令也

夏五月庚寅夫人姜氏薨

初穆姜使擇美檟以自為櫬與頌琴季文子取以葬

六月庚辰鄭伯睔卒

鄭成公疾子駟請息肩于晉公曰楚君以鄭故親集矢于其目非異人任寡人也若背之是棄力與言其誰暱我免寡人唯二三子鄭伯睔卒于是子罕當國子駟為政子國為司馬

晉師宋師衛甯殖侵鄭

諸大夫欲從晉子駟曰官命未改　高郵孫氏曰晉宋稱師將卑師衆也甯殖稱名將尊師少也家氏曰伐喪春秋之所甚惡也他人伐喪猶欲盟主仗義以

正之而況為盟主而伐人之喪乎或謂晉欲得鄭固無問其伐喪此以後世權謀智詐而律春秋矣　愚謂三年無改于父之道如其非道何待三年鄭成公背華即夷天下之所共棄今而易世諸侯之師臨乎境上正鄭去夷就華之機也諸大夫欲從晉子駟乃以官命未改而遂其非子駟固為罪首諸大夫見善不明守正不固卒從子駟之言以勤諸侯之師益重鄭伯之過亦不為無罪也

秋七月仲孫蔑會晉荀罃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
于戚
謀鄭故也孟獻子曰請城虎牢以偪鄭知武子曰善
鄫之會吾子聞崔子之言今不來矣滕薛小邾之不
至皆齊故也寡君之憂不唯鄭罃將復于寡君而請
于齊得請而告吾子之功也若不得請事將在齊吾
子之請諸侯之福也豈唯寡君賴之
己丑葬我小君齊姜

叔孫豹如宋

通嗣君也

冬仲孫蔑會晉荀罃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戚遂城虎牢

冬復會于戚齊崔武子及滕薛小邾之大夫皆會知武子之言故也遂城虎牢鄭人乃成　高郵孫氏曰虎牢鄭拒楚之邑而僻險之地諸侯患楚之侵陵其國于是使其大夫會而城之虎牢鄭地經不繫之鄭

者葢諸侯將以安中國推公心與天下共之非一己之私故但曰城虎牢明非私有而取之也張氏洽曰虎牢所以不繫鄭者鄭背華即夷黨楚為中國患悼公動天下之諸侯以討之而負固自善故從孟獻子之謀城其巖邑以制之以伯主討不服之國地非鄭之所可私此春秋明王制以示予奪之正也趙氏曰晉楚爭鄭五十年乍叛乍服今晉率十國之大夫取其巖邑城之故雞澤之盟不伐自至天下無兵車者

六年　愚按遂者繼事之辭會畢而城之也蓋前會于戚孟獻子已有是謀知武子善之而未敢專也謂孟獻子曰將復于寡君而請于齊得請而告吾子之功也若不得請事將在齊于是歸而告于晉侯言之于齊崔杼又帥諸小國而為此故再會于戚遂舉是役非大夫之專事也

楚殺其大夫公子申

楚公子申為右司馬多受小國之賂以偪子重子辛

楚人殺之　許氏曰嬰齊壬夫躬執楚政惡申之偪
以故殺之故稱國焉罪累上也

三年春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吳

楚子重伐吳為簡之師克鳩茲至于衡山使鄧廖帥
組甲三百被練三千以侵吳吳人要而擊之獲鄧廖
其能免者組甲八十被練三百而已子重歸既飲至
三日吳人伐楚取駕駕良邑也鄧廖亦楚之良也君
子謂子重於是役也所獲不如所亡楚人以是咎子

重子重病之遂遇心疾而卒　家氏曰吳楚交兵久矣春秋不書至是始書此著夷狄迭為盛衰中國安危存亡俱係此楚自成穆始憑陵諸夏至于莊而焰益熾晉之霸業至是乃衰幸而吳日以大為楚內梗諸夏得以小康以吳故也晉悼公之興適當斯時以服鄭而楚不敢爭者非畏晉也以吳人之議其後也陳氏曰楚伐吳吳人伐楚取駕則其但書伐吳何春秋于晉楚之際嚴矣于吳楚未嘗無差等也是故楚

伐吴悉書之吴伐楚必若過也門于巢卒而後書師氏曰楚見中國稍衰屢肆猖獗及吴師一入其州来楚乃喪氣于吴者十數年至此而復命公子嬰齊一師師以伐吴終亦無所成功用知中國爲楚所陵誠自取也

公如晉夏四月壬戌公及晉侯盟于長樗公至自晉

公如晉始朝也盟于長樗孟獻子相公稽首知武子曰天子在而君辱稽首寡君懼矣孟獻子曰以敝邑

介在東表密邇仇讎寡君將君是望敢不稽首　蘇氏曰晉悼公脩禮于諸侯故去其國而與公盟于長樗張氏曰孟獻子魯之賢大夫尚不知君臣之義以相其君所謂不知先立乎其大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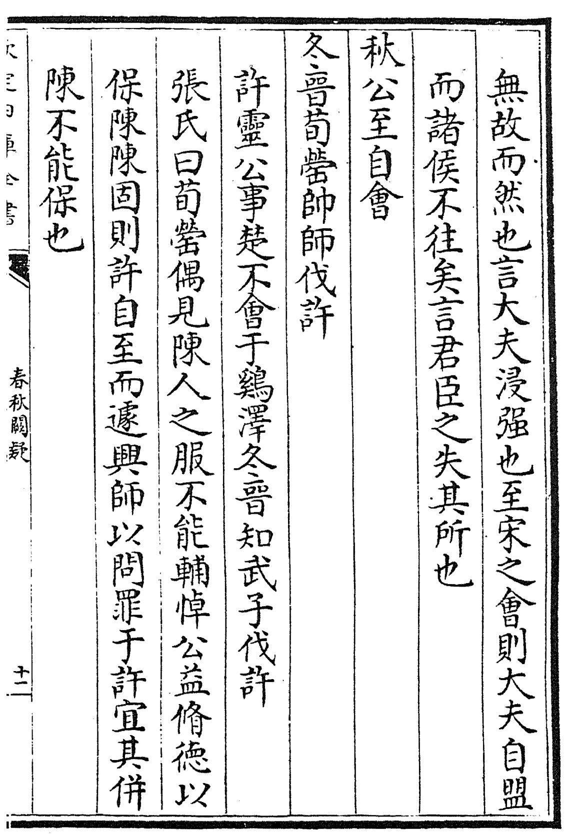
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己未同盟于鷄澤陳侯使袁僑如會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

晉為鄭服故且欲脩吴好將合諸侯使士匄告于齊

曰寡君使匄以歲之不易不虞之不戒寡君願與一二兄弟相見以謀不協乃盟于彤外六月公會單頃公及諸侯已未同盟于鷄澤晉侯使荀會逆吳子于淮上吳子不至楚子辛為令尹侵欲于小國陳成公使袁僑如會求成晉侯使和組父告于諸侯秋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陳請服也　程子曰楚強諸侯皆畏之而脩盟故書同謝氏曰自鄭背戚盟列國凡四伐鄭再侵鄭不能制鄭而服之及城虎

牢然後鄭國恐懼而從鷄澤之會陳雖與楚成公不待徵召亦遣大夫如會從盟書陳袁僑如會以明中國威力之盛也諸侯能以義服鄭如城虎牢則疑貳之國安有不服者哉張氏曰晉悼公始合諸侯尊王室而盟單子與桓公首止葵兵異矣故書諸侯會而已未同盟于鷄澤所以譏其儕王官于諸侯其事不足揚故不再言鷄澤家氏曰是會鄭服而陳亦來會之盛者也而其失有二盟王人也盟大夫也盟大夫

大夫張也盟王人諸侯僭也故雖盛會而有貶辭諸侯盟于鷄澤既盟而陳侯使袁僑如會受而禮之需其君至而及之盟雖後會可也乃以一袁僑之故命諸侯之大夫別為之盟君盟於前臣盟于後不足以結袁僑實開大夫伉君之漸穀梁謂鷄澤之盟大夫張諸侯始失正得經意矣東萊呂氏曰諸侯已盟大夫無所用盟今以袁僑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盟是政在大夫也至于溴梁之會則曰戊寅大夫盟又



無故而然也言大夫浸强也至宋之會則大夫自盟而諸侯不往矣言君臣之失其所也

秋公至自會

冬晉荀罃帥師伐許

許靈公事楚不會于雞澤冬晉知武子伐許

張氏曰荀罃偶見陳人之服不能輔悼公益脩德以保陳陳固則許自至而遽興師以問罪于許宜其併陳不能保也

四年春王三月己酉陳侯午卒

三年楚司馬公子何忌侵陳陳叛故也至是楚師為陳叛故猶在繁陽韓獻子患之言于朝曰文王帥殷之叛國以事紂唯知時也今我易之難哉三月陳成公卒楚人將伐陳聞喪乃止陳人不聽命臧武仲聞之曰陳不服于楚必亡大國行禮焉而不服在大猶有咎而況小乎夏楚彭名侵陳陳無禮故也

夏叔孫豹如晉

報知武子之聘也晉侯享之金奏肆夏之三不拜工歌文王之三又不拜歌鹿鳴之三三拜韓獻子使行人子員問之曰子以君命辱于敝邑先君之禮藉之以樂以辱吾子吾子舍其大而重拜其細敢問何禮也對曰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使臣弗敢與聞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也臣不敢及鹿鳴君所以嘉寡君也敢不拜嘉四牡君所以勞使臣也敢不重拜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必諮于周臣聞之訪問于善為咨

咨親為詢咨禮為度咨事為諏咨難為謀臣獲五善敢不重拜

秋七月戊子夫人姒氏薨

定姒薨不殯于廟無櫬不虞匠慶謂季文子曰子為正卿而小君之喪不成不終君也君長誰受其咎初季孫為已樹六檟于蒲圃東門之外匠慶請木季孫曰畧匠慶用蒲圃之檟季孫不御　杜氏曰成公妾襄公母家氏曰自齊姜卒而定姒始僣夫人之稱先

君夫人一而已矣春秋既于前年書夫人姜氏薨葬我小君齊姜今復書夫人姒氏薨葬我小君定姒以明成公廟有兩夫人著襄躋妾母配先君之罪不加貶而義自見矣

葬陳成公

八月辛亥葬我小君定姒

許氏曰傳載季文子欲不以夫人禮葬定姒志復古也而不得已于人言卒夫人之觀此踰月而葬蓋禮

畧也

冬公如晉

公如晉聽政晉侯享公公請屬鄫晉侯不許孟獻子
曰以寡君之密邇于仇讎而願固事君無失官命鄫
無賦于司馬為執事朝夕之命敝邑敝邑褊小闕而
為罪寡君是以願借助焉晉侯許之冬十月邾人莒
人伐鄫臧紇救鄫侵邾敗于狐駘國人逆喪者皆髽
魯于是乎始髽國人誦之曰臧之狐裘敗我于狐駘

我君小子侏儒是使侏儒侏儒使我敗于邾

陳人圍頓

楚人使頓間陳而侵伐之故陳人圍頓　高氏曰自僖二十五年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陳侯畏楚而不敢討頓子恃楚而不事陳今陳復從中國而頓為楚間故圍之自雞澤之會而書伐許圍頓著晉興而楚絀也

五年春公至自晉

夏鄭伯使公子發來聘

通嗣君也

叔孫豹鄫世子巫如晉

穆叔覿鄫大子於晉以成屬鄫　臨江劉氏曰此鄫世子巫也曷為與叔孫豹如晉鄫請于魯為之附庸故相與往見于晉也鄫曷為附庸于魯鄫不勝莒魯之患求為附庸以自定諸侯死社稷正也不能守其國以畀其宗廟鄫失正矣天子建附庸非天子命而

魯私有之魯失正矣臣不能以矯其君子不能以正其父故曰叔孫豹鄫世子巫如晉猶吾大夫然交譏之

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吴于善道

吴子使壽越如晉辭不會于鷄澤之故且請聽諸侯之好晉人將為之合諸侯使魯衛先會吴且告會期故孟獻子孫文子會吴于善道　高氏曰晉人將為吴合諸侯故使魯衛先與吴會且告會期二國俱受

命于晉故不言及吳先在善道而二國大夫往會之故曰會吳方是時晉楚爭衡權之在吳故晉急吳如此張氏曰悼公初立風聲所及遠人慕之故吳有志于親中國辭謝鷄澤之不會而請聽後會之期悼公告以會戚之期而聽其自來足矣至使魯衛特往會之則是以中國大邦而為蠻夷屈此二大夫會吳之所以特書也

秋大雩

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

楚人討陳叛故曰由令尹子辛實侵欲焉乃殺之

臨江劉氏曰壬夫之累上奈何前此陳鄭去楚即晉楚人伐之不服媾之不可楚子怒曰壬夫實侵欲焉乃殺之是遷也然則壬夫之罪何壬夫之為人臣也怙勢而懷利足以殺其身而已矣家氏曰前日殺公子申曰多受小國之賂今日殺公子壬夫又以侵欲于陳而使之叛楚猶有政二大夫不得為無罪但連

歳殺大夫用刑過慘春秋不與也故皆稱國以殺乃若晉景之殺同括晉厲之殺三郤皆為讒邪所陷而殺殺雖多而晉國日趨于削殺非其罪也夷之用刑慘而國猶能強豈非權出于上猶有辭于殺歟

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吳人鄫人于戚

九月丙午盟于戚會吳且命戍陳也穆叔以屬鄫為不利使鄫大夫聽命于會　胡氏曰吳何以稱人吳

子使壽越如晉請聽諸侯之好晉人將為之合諸侯使魯衛大夫會吳于善道且告會期然則戚之事乃吳人來會不為主也來會諸侯而不為主則進而稱人諸侯往與之會而主吳則貶而稱國聖人之情見矣春秋之義明矣高氏曰吳亦夷狄也而中國諸侯與之會者為其能病楚也殊不知彼能病楚則亦能病中國也觀吳自敗楚之後伐齊伐魯伐衛伐陳以至與晉爭盟則其病中國可知矣按傳戚蓋盟而經

不書者殷會之盟春秋所重而夷狄參焉沒而不志所以崇中國也

公至自會

冬戍陳

公羊曰孰戍之諸侯戍之曷為不言諸侯戍之離至不可得而序故言我也陳氏曰戍不書晉悼公之戍陳鄭也特書之君子以悼公之霸業桓文之所不屑為也桓公不戰而屈楚文公戰而屈楚悼公通吳以

制楚矣會于戚于向于祖皆東境也而又戍陳鄭以
守之楚誠强而晋亦誠下策矣
楚公子貞帥師伐陳公會晋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齊
世子光救陳
楚子囊為令尹范宣子曰我喪陳矣楚人討貳而立
子囊必改行而疾討陳陳近于楚民朝夕急能無往
乎有陳非吾事也無之而後可冬諸侯戍陳子囊伐
陳十一月甲午會于城棣以救陳　謝氏曰戚之會

諸侯受盟于晉矣今也夷狄犯陳而晉率諸侯救之中國之義也書救陳善之也

十有二月公至自救陳

辛未季孫行父卒

季文子卒大夫入斂公在位宰庀家器為葬備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備君子是以知季文子之忠于公室也相三君矣而無私積可不謂忠乎　黄氏曰行父怨歸父謀去三家至掃四大

夫之兵以攻齊公子遂弒君立宣行父再為之如齊納賂又帥師城莒之諸鄆自殖其為妾馬金玉也多矣

六年春王三月壬午杞伯姑容卒

夏宋華弱來奔

宋華弱與樂轡少相狎長相優又相謗也子蕩怒以弓梏華弱于朝平公見之曰司武而梏于朝難以勝矣遂逐之夏宋華弱來奔司城子罕曰同罪異罰非

刑也専戮于朝罪孰大焉亦逐子蕩子蕩射子罕之門曰幾日而不我從子罕善之如初　高氏曰不言逐而以自奔為文者朝廷尚敬而弱瀆如此所以罪弱也家氏曰亦逐樂轡春秋不書轡奔著宋公用刑之不能平也

秋葬杞桓公

滕子來朝

始朝公也

莒人滅鄫

鄫恃賂也　劉氏權衡曰五年夏叔孫豹鄫世子巫如晉鄫始屬魯也其秋穆叔以屬為不利使鄫人聽命于會則魯已辭鄫矣今鄫之滅非魯之責也晉人何以來討魯已絶鄫鄫無賦于魯尚何恃賂而取滅耶傳言不實胡氏曰穀梁子曰莒人滅鄫非滅也立異姓以莅祭祀滅亡之道也公羊亦云莒女有為鄫夫人者盖欲立其出也或曰鄫取莒公子為後罪在

鄫子不在莒人春秋應以梁亡之例而書鄫亡不當
但責莒人也高郵孫氏曰立異姓為後而經遂書滅
不惟于義不足亦何以為後訓乎此葢莒人因鄫不
順立異姓之君而滅之爾非謂異姓為君而遂書滅
也公穀皆得其一偏爾家氏曰周衰倫教不競有以
他姓為繼嗣者滅人之國而人自以為非滅聖人特
于此垂訓焉高氏曰春秋書莒人滅鄫以為立異姓
之戒而後世猶有不知本宗立後之義疎忌同族輒

取異姓如五代郭太祖無後而以柴世宗為嗣者有國有家者其可不知春秋書滅之義哉東萊吕氏曰莒鄫小國自相滅亡晉悼公為時盟主亦莫之恤盖當時禮義衰絶滅國殺君世所謂大惡者皆日見之熟不以為甚異故晉悼雖號賢君為諸侯宗亦莫能正也

冬叔孫豹如邾

聘且脩平　高氏曰初公即位邾子來朝四年乃有

狐駘之戰而經不書者魯人髽而弔自敗于狐駘始于是國人誦之曰我君小子侏儒是使侏儒侏儒使我敗于邾魯人之怨其上如此故聖人不敢斥言也至是叔孫豹往聘且脩平以無忘舊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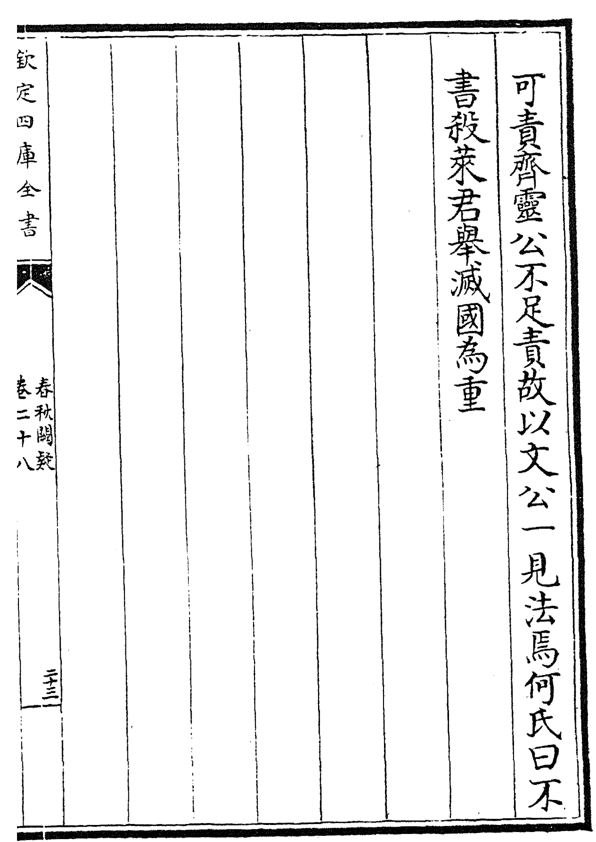
季孫宿如晉

晉人以鄫故來討曰何故亡鄫季武子如晉見且聽命　謝氏曰宿行父子父卒未朞而自出聘許氏曰魯既世卿而大夫無復三年之喪哀典廢于下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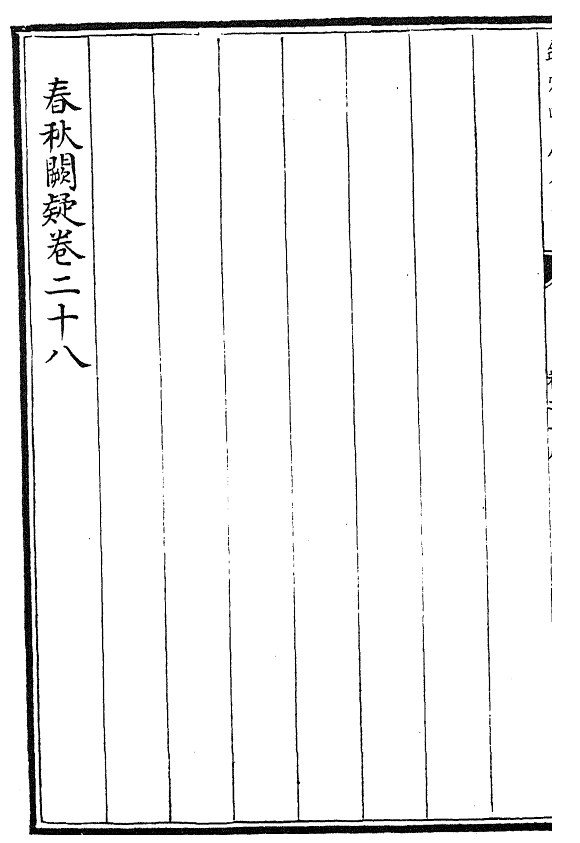
十有二月齊侯滅萊

二年春齊侯伐萊萊人使正輿子賂夙沙衛以索馬牛皆百匹齊師乃還夏齊侯使諸姜宗婦來送葬召萊子萊子不會故晏弱城東陽以偪之至是齊侯滅萊萊恃謀也于鄭子國之來聘也四月晏弱城東陽而遂圍萊甲寅堙之環城傅于堞及杞桓公卒之月乙未王湫帥師及正輿子棠人軍齊師齊師大敗之丁未入萊萊共公浮柔奔棠正輿子王湫奔莒莒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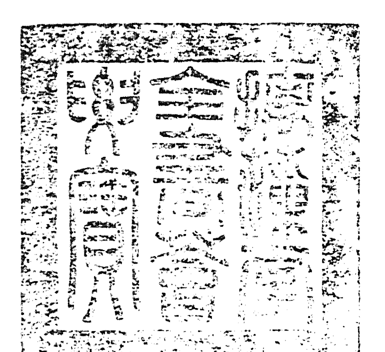
殺之四月陳無宇獻萊宗器于襄宮晏弱圍棠十一月丙辰而滅之遷萊于郳高厚崔杼定其田　師氏曰左氏謂滅萊萊恃謀也其意以滅之為宜又曰十一月丙辰滅之遷萊于郳如此則經當書十一月遷萊豈可誣齊侯以十二月滅萊學者宜以經為正高氏曰滅國目齊侯也齊圖萊久矣自宣七年伐萊至是而遂滅之不言萊君出奔國滅君死也夫萊與齊同姓衛文公滅邢名齊靈公滅萊不名何也衛文公



可責齊靈公不足責故以文公一見法焉何氏曰不書殺萊君舉滅國為重



春秋闕疑卷二十八



覆校官編修 臣 曹 城

校對官庶吉士 臣 朱 攸

謄錄貢生 臣 潘沛然